

蒋星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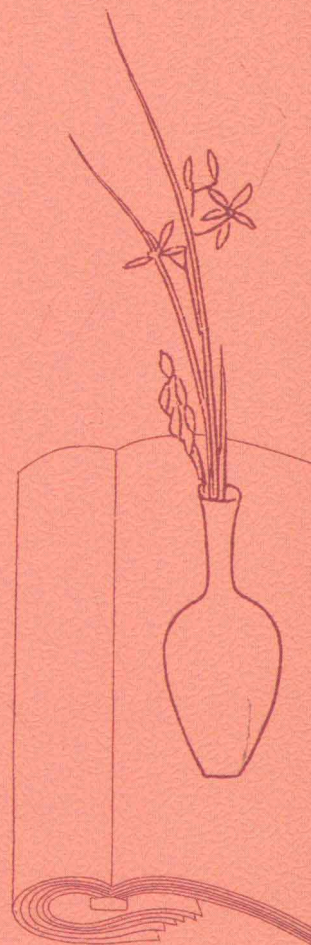
第六卷

文学评论与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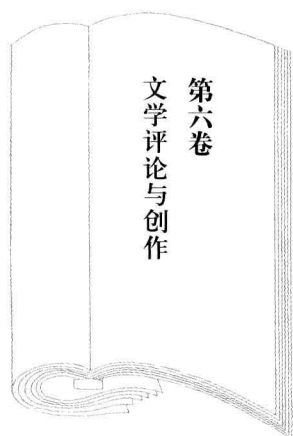
蒋星煜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蒋星煜文集



蒋星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星煜文集. 第6卷, 文学评论与创作/蒋星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621-4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蒋星煜—文集②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C53②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8465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周 珍

封面设计 王小阳

蒋星煜文集

——第6卷 文学评论与创作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29.5 插页 40 字数 4,900,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621-4/Z·188

定价 980.00元

(全八册)



1990 年，蒋星煜在承德避暑山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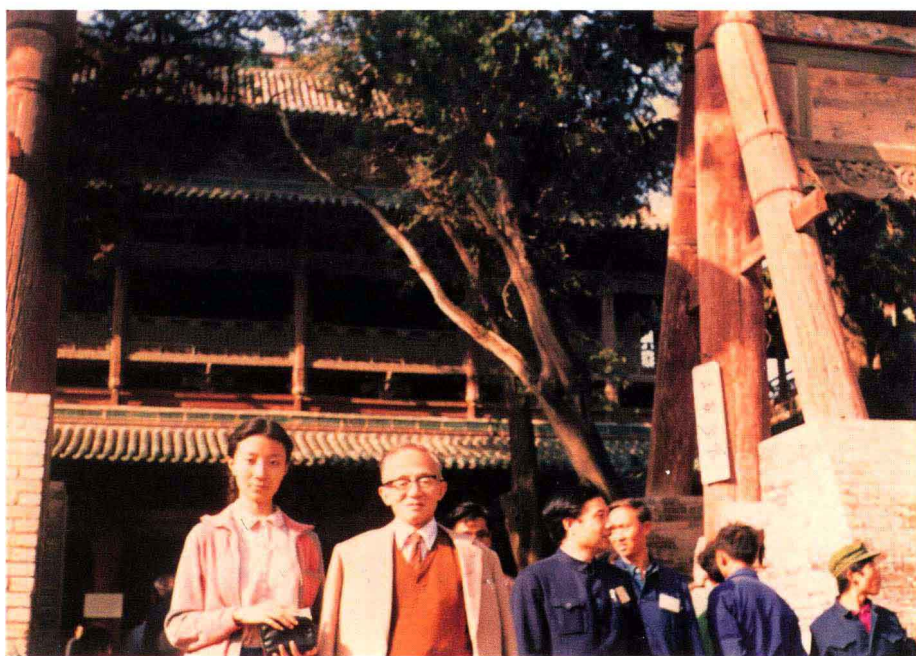
1983 年，蒋星煜与女儿金云在
安徽九华山

1985 年，蒋星煜在雁荡山





1986 年，蒋星煜、杜守华于湖北鄂城



1986 年，蒋星煜、马欣来在山西解州关帝庙



1993 年，蒋星煜、魏子云在台湾大学思亮馆前



1993 年，（左起）黄钧、蒋星煜、曾永义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前

蒋星煜文集

第六卷

文学评论与创作

目 次

我的童年	1
旧事重提	89
旅游散文	225
现代小说	489
文学评论	531

我的童年

目 录

一、故乡	5
二、抗战前的市容	10
三、长富亭大巷	13
四、旧居	17
五、大家庭	21
六、倔强的秀才	25
七、文雅的书生	29
八、我来到世界上	32
九、沿着城墙走	36
十、节孝寺小学生	40
十一、母亲和两位姨妈	44
十二、学风良好的期成小学	48
十三、圣人殿场	52
十四、恩师史春圃及其他	56
十五、民间丰富的语言	60
十六、蒋氏家族模糊的影子	64
十七、大家庭悄悄解体	68
十八、依旧是泡饭、酱菜的早饭	72
十九、不吃大荤吃小荤	76
二十、两种思想活动	81
二十一、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	85

一、故乡

我出生于江南的一座古城，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离太湖也不远，名溧阳。在民国时代，是镇江专区的一个县，现在是常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

说溧阳是座古城，决无夸张之处，唐代大诗人张旭在此做过县尉，李白来访时，彼此有唱和之作，并留下了太白楼等遗迹。南宋时，陆游的后人也在這裡做县令。因为西南面多山，民风比较强悍，文化的发展缓慢。近百年来的文化名人，有清末民初有正书局的创办人狄楚青（狄平子），新中国成立后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家狄超白。当代的散文作家菡子也是溧阳人。

大概在元末明初前后，县城搬迁过一次。唐宋时的旧城，已成了一个镇，称为旧县。连城墙也找不到踪影了。所以上世纪 50 年代前后溧阳城上水关上的太白楼，也并不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吟诗的地方，我记得这个太白楼寒伧之至，一间房子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文物或说明文字。曾经有四五个警察住在里面，看上去类似现在的派出所。但有时却看不见警察了，变成了叫化子临时的住所。所以人们从来也没有把这间楼房和大诗人李白联系起来过。所谓太白楼，不过当作地名在叫而已。

1986 年，我回溧阳时，听说已经在水关不远处修整了一座新楼。但我因为来去匆匆，也没有能挤出时间去观光一下。

彭、马、史、狄的确是溧阳的望族，但是，搬进县城居住的也仅是少数。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所记载的技艺高超、文化修养极高的业余曲艺的彭天锡，就是溧阳乡下与金坛交界处的书生。马家集中居于甓桥，清初出过状元马世俊。甓桥现在仍保存了半部淳化阁帖的石碑，堪称稀世之宝。史家在明代出过太仆卿史际，清代出过曾任尚书的史貽直，主要集中在居住

在埭头。狄家主要集中居住于胥渚。

明末清初,就在清军南下之际,溧阳发生过一次“潘党造反”,可能有一潘姓族人在望族彭天锡家为奴,受了一些迫害,于是趁兵荒马乱,造了主人家的反,波及整个溧阳县。望族编了两句顺口溜:“彭、马、史、狄都做官,乌龟王八都姓潘”,进行咒骂,潘姓不甘示弱,也编了两句顺口溜:“彭、马、史、狄、周,不如潘家一只狗”,以示反击。这“潘党造反”因为和清军南下攻进溧阳的战争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其性质难以确定。有一本流传不广的刻本,称作《濠江逸史》,作了详细的记载,但仍难看清楚其来龙去脉。此书中多次出现彭旦兮,其人是彭天锡的儿子,本是复社成员,入清后做过知县官。

至于被“潘党”拉进“彭、马、史、狄”四大家族的周姓,确是大家族,主要集中在居住在歌岐村,明清两代却都没有出现过大官员。辛亥革命以后,在小学任校长、教师的人则居全县第一位。我的外祖母姓周,她的哥哥周凤岐做县立书院小学校长时,纪律很差的奉军开进了溧阳城,到处拉夫,甚至买食物不付钱。住进书院小学的是奉军的师长,也叫周凤岐。师长和校长互相请教尊姓大名,原来一模一样,彼此哈哈大笑。师长一高兴,传令下去,要严格执行军纪,要秋毫无犯。这一次溧阳城少受了种种灾难,是奉军最文明的一次进城。

据我记忆所及,城里除彭、马、史、狄之外,还有两大家族:洪姓和宋姓,都住在北门,房子都是高墙深院。洪姓好像住宅有两大幢,宋家是一个大院,大门进去,里面还各有或大或小或洋或土的大门。洪家好像有过女性的音乐教师或体育教师。宋家有位宋书城,与我的舅父孙葆澄是连襟,在上海工作,可能也在出版界。他有一位堂弟,一早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长期在地下,姓名也很早就改了,他就是上海所有老同志都熟悉的王尧山。

“九一八”之前,溧阳的对外交通只有每天各对开一班的去无锡、去常州的小火轮船。速度极慢极慢,都是每天清晨启动,深夜十一时或十二时才到达。后来兴修从南京到杭州的公路,溧阳成了中心点。但是,直到国际联盟派李顿爵士率领的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中日两国的矛盾冲突时,才修成一个毛坯,供调查团的车队行驶,班车尚未行驶。

这里山水环抱，而且到处有茂林修竹，与金坛县交界之处有烟波浩渺的洮湖，俗名长荡湖，湖水之清澈真如镜子一样洁莹。少年时代，去乡下吃喜酒，曾多次到湖滨徜徉。先后成诗两首：

洮湖秋色

万顷洮湖水连天，芦荻萧萧不见边。
翘首云间群雁过，秋风闻煞钓鱼船。

忆采莲人

波如金镜露如玉，晨向洮湖闲驻足。
采莲人去渺难寻，耳际犹闻采莲曲。

我于20世纪8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哑子的拳术》，以湖滨的石佛寺为背景，实际上也写了洮湖景色。洮湖湖滨确有一座石佛寺。石佛寺中确有这样一副对联：

四围云山皆色相
一湖春水尽禅机

至于县志所载：“燕岭云奇、雁塔峰高、龙池水活、凤桥石古”四景，则徒有其名，并无可使人留连之处。其中，“凤桥石古”勉强可以说是一景，西门外面的大河很阔，架一座大的石拱桥，技术上有难度。好在有一处河中心有浅滩，于是就有人设计利用此浅滩，分别向两岸各架一桥。两桥紧紧相连，两岸行人来往异常方便。为了把浅滩美化，又从别处运来了一大块、或者说是一座玲珑而光滑的太湖石，确是生色不少。因为两座桥连在一起，老百姓称之为双桥。文人们因为两座桥望上去像凤凰展翅，于是称之为凤桥。那一座太湖石当然是经过湖水成千上万年的冲击摩擦才能如此玲珑光滑的。坐在船上经过双桥时，人们都不会错过欣赏“凤桥石古”的机会。当然，在岸上欣赏也可以，但总觉得在船上欣赏更有味道。

秦公桥的名称也自有来历，据说南宋时秦桧任朝中高官，为迎合高宗

赵构残害抗金名将岳飞，其兄秦桧阻止无效，乃与之决绝，隐居到溧阳以终老。老百姓钦佩他的高风亮节，所以称此桥为秦公桥，以兹纪念。定慧禅寺就在大河之滨，山门前却有一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井栏取一块天然石料，既不光滑，也不是太圆，上有诗四句，很难辨认。外祖父指点给我看时，念道：“此是南山石，将来作井栏，留传千万载，久结佛家缘。”我细看确是这样的。但当时几乎没有人认识。抗战胜利后，夏桥寺已毁于日寇。1986年，我回故乡。此井栏被收藏于文管会，政协主席说“井栏上有字，可惜已经磨灭难认。”我把诗文又背诵了一遍，他们就记录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从来不兴修水利，所以经常闹水灾和旱灾。县城比较高些，发大水时，从没有淹没过县城，当然，那些住家也没有进水。但在农村，大水冲破圩（较大较阔的田埂）是常听到的，不仅一下子淹没了几十亩乃至几百亩田，而且往往连农民的房子也全被洪水卷走了。倾家荡产的农民就进城做乞丐，也没有什么救济的措施。

旱灾的情况大不一样。护城河的水干了，全城的生活就乱了套，饮用水只能靠井水，而全城的井也有限，供应十分紧张。浴室等行业自然只能暂时停业了。

假使一直不下雨，那就会有求雨的集会。据说有时县里的官员（我没有去看过）大概免不了迷信的一套，点香烛，求龙王爷降雨。再不下雨，就“断屠”，停止杀牛、杀猪，不知道这样做用意何在。于是，家家户户也就只有素菜吃，而没有荤菜吃了。

有一年大旱，政府终于决定深挖河道，增加水的储存量，对水灾、旱灾都能起到防范的作用。在很多地段，都在河底挖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粗陶制造的瓶子，有现在五磅热水瓶大小，但瓶口和瓶底两头尖、中间肚子略粗。瓶口并有两个有孔的耳朵，可以穿上绳子，提在手里或挂在身上都可以。老先生们认真地进行研究，说这是韩瓶，南宋名将韩世忠曾在这一带与金兵鏖战，这瓶就是韩世忠麾下部队所用的。这应该说是货真价实的古董了，但数量太多，又是在大旱的年代，也没有人加以妥善保存，差不多都是随手一丢，打得稀碎了。

溧阳多山，民风强悍，大刀会之类的组织很多。正因为先是军阀混战，我们住在城里的人经常往乡下逃，人一多，即使大地主家也容纳不下，